

二元对立又一章

郭力昕

——对何、张二文的几点意见

何春蕤的〈由情欲沙文主义到情欲正义〉一文（以下简称何文，1995.4.1-2 中时），以我的〈谁能「玩」性？〉（以下简称郭文）为主轴，初步回应了多位作者针对《豪爽女人》一书的评论。张娟芬针对同样一组评者的对应文字《豪爽女人》谁不爽？〉（下称张文，1995.3.8-11，中时），也独独点了我及傅大为的名进行部分评论。由于两篇文字在批评郭文的方法上有些类似之处，我遂于此一并回应。

首先是辩论的游戏规则问题。张何二文在此问题下，程度不同地都做了一些「技术犯规」。其一：两篇文字皆对应多位评者不同角度与层面的论点进行一种「总评」，但由于我（以及张文中包括傅大为）是唯一被指名批评的作者，在效果上似乎就得为那所有被搅和在一起的各种观点负责。固然在此议题上，男性是带着「原罪」的，且我也充分理解（并且同意）张娟芬的

另一种「女人疼惜女人」的心情与现阶段策略；但不欲指名女性评者，又想批评她们的论点，然后笼统含混地把帐全记在男性代罪羔羊的头上，做为一种严谨的评论，这有点失去公平吧？

其二：郭文一开始即指出该文讨论规则是基于文化研究的角度，因何春蕤于《豪》书开宗明义地定位其着作是文化研究加运动策略，而且是「包含运动策略的文化研究」（页ㄣ）。而在何文中，它的意义却因地制宜地只剩下运动策略了。张文更片面地认定，唯有从社运观点来讨论此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讨论」，好像对于一个具有双重重功能的开放性本质，只要评论者／运动指导者规范了它的讨论重点，它就不会在阅读大众之间产生其他文化效应。张文并根据自己的规定，进而批评其他评者若未能同时提供具体的运动策略或正面的替代方案与示范，就是「没有意义」的「空泛的挑剔」。但，评论文字并无提供替代方案的义务，认真的、不带恶意的评论，即是一种有建设性意义的参与，这应是基本常识。况且，我若提出替代方案，能够保证不又招引「看吧，这些男性作者还要对女性情欲解放运动充当上级指导员」之类的指责吗？

这点或可联结到张、何二文里的另一项问题，即对待评论（者）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地描述，就是「非友即敌」，或「顺我者友，疑我者敌」。张文在副标题上称该文为社运观点的「对话」，主标题上却对其他评论者这么定义：看了《豪爽女人》，是「谁不爽？」既已设定了其他评者根本上是基于「不爽」（而非书中有需要讨论之处），那还有什么「对话」的可能？或者，张文是要对话，还是要教诲？

张文并称郭文（与傅文）在「讨论豪爽女人的物质基础的段落，都是全文中最不友善的部分」。不带恶意与恶言的论辩，跟友善与否扯得上什么关系？这样的观念，本身即令人不解。如果一定要谈「友善」的话，我正好认为傅文与郭文，是我所触及的相关评论里最「友善」的两篇，因为二文皆清楚地表明是站在肯定《豪》书价值的基本前提上进行讨论的。（张文于结尾又认可傅文里的某些「善意」，也对批评时未点名的林芳玫致了意，但不提郭文中对《豪》书几项重要价值的肯定与推崇。这种选择性的列举与忽略，亦颇为有趣。）

张文进而在结论中怀疑这些「自许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否只是「为了博

得『进步』虚名」而写评论。何文里也不断语带讥讽地称这组评者为「进步学者」，而且还是「发酸者」、「自居救赎者」、「弱势者的保护者」（后几项大概特别适用于郭文吧），甚至还被比拟为「施展权力技术」以打压地下电台的「新闻局」。（这大概是我过去几年写媒体评论老骂新闻局之后的报应！）我不甚理解、也无兴趣知道这种论辩时动辄夹带此类字眼以将对方斗臭斗垮的急切之情，有怎样的心理因素与实际需要，但我认为这种不断以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考逻辑与辩论心态，对于丰富「性论述」和做为一种社运的拓展，未必有所助益。二分法的思考，并不必然代表运动的纯粹性与决定性。而且容我提醒，强化二元对立的逻辑，而不开发具有更丰富层次的中间灰色地带，只是继续巩固了主流与父权文化的思考模式（这当然需要详细论证，但此处惜已无篇幅）。对一个女性主义观点的论述与运动，这是有些讽刺的。

对于何文中针对郭文的一项主要回应论点，即所谓「阶级正义」与「情欲正义」的问题，我希望再做辩驳，因为何春蕤根据对郭文的一种曲解而发展了一套辩解词（例如：郭文「视性为危险的化身」、「优势阶级的特

权」，并主张被压迫者应以低姿态乞怜；这种「以阶级论调掩盖潜藏歧视」的「情欲沙文主义」、是「性压抑社会中最常见的压迫方式」……等等）。这也是最严重的一项技术犯规，但碍于被规定了篇幅，很遗憾已无空间，日后有机会当再做讨论。但我希望于此再次强调，评论与争辩，并不是一种「力量的自我抵消」（见张文），亦无需这么急功地、过度保护地对待一个必须长期抗战的运动与不断思辩的论述。而撇开论辩，我仍对何张二位作者的贡献充满敬意。因为，包括情欲解放在内的各种角度的性论述，与配合进行的运动，在此时此地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对于彻底斩断长久以来将性与罪恶、污秽、泛道德、压迫等的联结的巨大工程，每一位有心人都应将力量贡献进来。

（1995年4月4日中国时报）